

闲情偶寄

流年碎影

若有所思

我乡我土

名字里的密码

□ 村姑

作协组织去孟津小浪底马粪滩采风时,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热气腾腾、乡味浓浓的地名,不由自主地重复一遍:马、粪、滩?就像听到一个乡村男孩的小名似的忍俊不禁。那个小名曾被妈妈唤过,被黄狗舔过,被奶奶的大襟袄小心地擦过,想必还被初中时暗暗喜欢的女同学笑过。其实,那笑像我此时的笑一样,都是善意的。质朴诚实的男孩,毫不设防地亮出他的背景,谁会嘲笑呢?我相信,连名字都如此本色的地方,呈现给我们的一定是黄河岸边最本真的面貌。

路上,我一直琢磨着这个叫马粪滩的地方。马、粪、滩,粪从哪儿来?马,很多很多的马。马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那儿该是古渡口。比如茶马古道从此经过到达塞北,到达俄罗斯。当大批马队到达此地时,不能一下子渡过黄河,就先要等待,放牧。夕阳西下,霞光涂染了群山,跳跃在黄河的波涛上,也笼罩着岸边原野上的荒草,天边的归雁排成队,北风萧萧掠过,长河、落日、古道、渡口、荒草、马队,一幅苍茫的画面就在眼前了。

汽车停在一个叫“河清”的被绿树包围的村子里。海晏河清,这个村名很大气,应该大有来历。果然,这个村子身世不凡,它是孟津古县城所在地,曾发现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唐朝这里还出过宰相。“正当海晏河清日,便是修文偃武时。”如今小浪底大坝建成,黄河真的清了,孟津作家诗人多,也就不奇怪了。

黄河冲出峡谷之后,在这儿变得平缓温和,河清渡口曾是著名的渡口和军事要塞,有大批货物在此交流,大批军队在此驻守。直到二十年前黄河公路桥建成,渡口的重要性才归于历史。这验证了我关于马粪滩的想象,使我更盼望看到马粪滩那黄河落日荒草连天的壮观景象。

午后,我们出发了。沥青路在树林中蜿蜒,秋深时节,叶子斑斓,正是最有丰韵的时候,路两边隐约闪烁着明亮的湖面。湖边枫叶正红,蒹葭雪白。湖水烟波浩渺,湖面铺着残荷。四周的山隐在雾霭中,由近及远,呈现出不同层次的色彩,青、淡青、灰白。

这里如此美丽宜人,可也不能久留,还要去马粪滩看黄河呢。同行的孟津朋友说,这就是马粪滩啊,小时候,我常来这儿割草。啊?马呢?粪呢?滩呢?他转着身子指给我看:西边就是小浪底大坝,北面那条线就是黄河。二十年前修建大坝时,在这儿挖石头,挖了很多很深的大坑。大坝修成后,黄河水通过地下渗出来,就成了湖面,连绵千亩,又修建了湿地公园。春秋候鸟迁徙季节,白鹭野鸭多着呢。

我有点儿怅然若失。长河落日圆,马鸣风萧萧的苍凉画面看不到了,这儿将改名为河清苑湿地公园了。

不过再一想,这不正是马粪滩最好的模样吗?古诗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人的寿命有多长啊,何时才能盼到黄河清?它包含了先人们对自然、对黄河、对生命的敬畏与无能为力。盼望了千年,无奈于千年,如今“河清海晏,时和岁丰”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马粪滩也完成了从精神到形象上的质变,仿佛一个乡村男孩学业完成、事业有成之后,换了一个成熟稳重的大名。

可我依然愿意它保留自己的小名——马粪滩。不仅因为独特、好记,还因为小名里含着记忆的密码,一叫这个小名,就像拿着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的大门,往昔的一切都会重现。又因为眼前这强烈的对比,会更好地理解黄河岸边数千年来苍凉的面貌,与近几十载发生的沧海桑田的变化。就如乡村男孩衣锦还乡之后,依旧会上他的小名,在家乡的怀抱里,唤醒所有人亲切的记忆,带来无尽的感慨。

酒流沟水库修建轶事

□ 商宗仁

1956年初冬,农村兴修水利运动开始。李村北滩下各村男劳力,全力以赴聚集酒流沟,要筑坝蓄水建库。

落后年代,没电没机械,要赶在夏季汛期前,把几百米开外崖上数十万方土运到坝基,夯实成坝,全凭人挑肩抬、古老独轮车手推,其任重艰苦之程度可想而知。

成千上万的农民,凭借着拼搏实干精神,如蚂蚁搬家,把荒寂的酒流沟,折腾得底朝天,战天斗地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旧面貌,敢想敢干精神,可见一斑。

茫茫人海,碌碌工地,人声鼎沸,喜趣不断。

宽度一百多米开外的坝基,各村划片分区,为避免衔接不良,各村必须在统一时限内完成土方任务。规定每层虚土尺五,在统一填平后,各村用石夯夯实砸平。验收标准土办法:石夯举过头,落地蹦三蹦。技术员才来查土层密度。

为赶上同步不落伍,每村都不敢怠慢。想尽招数激励士气。有人出鲜点子,当发现有人偷闲怠工暮气沉沉消极时,后面就会被突如其来爆竹“嘭”的一声,谓其“崩暮气”。催提精神,警示别人。此法还挺奏效,被广泛采用,足见农民缺文化,而不缺智慧。

各村伙房宿舍,都分配在周边宿窝窑、陈沟等村庄。离酒流沟水库工地一、二里。水库指挥部为了上下工时间统一,在沟西崖边显眼处,悬挂一面八尺大排鼓,早六晚五晌午时,上工两声,收工三声,专门有人击鼓,“咚咚!”号令鼓一吼,回荡河谷,不仅是声洪及远,战鼓更能催奋士气。

站在崖上,俯瞰工地,繁忙的破土、装筐、挑挑、人抬、手推车,穿梭的人海中,有一道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石夯与号子歌。

石碾夯,是修水库夯基最原始的必备工具。一个二百余斤重的打场石碾,井字形绑四根柳棍,八人齐力抬起,摔下,确实虚土。力要使齐,劲要使匀。就必须有专人喊号指挥,才能步调如一。

每到一层统一填成夯时,各村夯队便各显其能,抢尽风头。辽阔工地,号子四起,吆喝交替,咚声此起彼伏,犹如一部雄壮的黄河咆哮钢琴交响曲。

众夯之中,最为壮观的是武屯石夯队。村大,工作面广,夯手多,二十多个石夯,二百来个壮汉,腰系红绸带,黑丫红艳艳一片,潇洒尽致,威武气派。更有号子手百大发,魁梧高大,嗓子浑厚洪亮。手握铁皮广播筒,站在最高处,身如塔,声如钟。

一声“同志们提起神啊!”百声齐呼应:“咳呀!”

“咳”起“呀”落,“咚”的一声如巨雷,山摇地动。

百大发与人不同之处,就是他的号歌的新颖、脱俗。有韵味,具有超群的感染力和指挥力。他把武屯的传统曲剧戏词,巧妙地融入号歌之中:

“同志鼓足劲啊!
听我说武松呀!
来到景阳岗啊!
八碗显威风呀”
……

他能把武松打虎的英雄场面和气势,唱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无怪乎在年终奖会上,被誉为“夯歌一雄”。

如今的酒流沟,库水清澈如镜,景色宜人,验证了当年决策者的智慧和英明。六十余载往事,酒流沟水库,太多感人故事,印证了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酒流沟将随着时代步伐,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象棋局中话舍得

□ 王淳艺

父亲是象棋高手,我也会下象棋,父亲对我的评价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评价很中肯,我象棋、军旗、围棋、跳棋、五子棋都会,但是都下得一般,不只是下棋,其他方面也是。我会弹钢琴,但是只能弹简单的曲子;我会画画,但是只会画穿着铠甲的将军,那还是小学读《说岳全传》的时候练的;我会编程,C、C++、C#、VB我都学过,但是只能写简单的程序,做不了项目。

如果说陶公“好读书,不求甚解”是谦虚,那我真的是“不求甚解”,想做的事情很多,不进行取舍,最终只落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的结果,这种情况在上大学以后让我吃了大亏。

大一暑假的时候,父亲让我陪他下棋。看着我稀烂的棋艺,父亲说:“没上小学,你就会下象棋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呀!”

我不服气,“只是为了休闲放松,没想成为高手。”父亲一笑,没就这个问题多做纠缠,“你能坐得住板凳,很适合象棋,你可以从象棋的24种基本杀法学起,光马的用法就有很多,卧槽马、挂角马、钓鱼马等等,学会了基本杀法,懂得了车马炮的配合,在对局时就敢于舍得,不会每一个子都想保,越是想保住每一个子,反而越保不住,最后只能是输,对局得有取舍。”

也许父亲只是讲棋,却无意间点出了我的问题。我大学上得很累,因为大学自由了,不再局限于某几门学科,你可以去学任何你想学的课程,但是精力是有限的,每天的时间只有24小时,谁也比谁多一分钟,面面俱到,面面不到,我得学着做减法,舍得舍得,有舍才能有得。

虽说艺多不压身,可是前提是得能拿得出手,我花了很多精力,学了很多东西,却又都浅尝辄止,拿不出手,还不如专心致志,将一件事做到极致。

朋友小刘学的金融,是考证达人,他把金融三大国际认可的证书收入囊中后,觉得无聊,又去考注册会计师证和司法考试,却因为业绩下滑遭到考核。小刘有很强的危机意识,他想要让自己变强,能够从从容应对职场中的变化与危机,却没有做好眼前的事,这也是一种不懂取舍的表现。

生活就像是一棵长满可能的树,我们没有办法采摘所有的果实,因此需要学会取舍,就像下象棋时只有舍弃一部分棋子,才能展开杀局,最终赢得胜利。而如何取舍,如何做减法,是需要我们一直思考的课题。任何舍,任何得,也许都是存在缺憾的,因为有缺憾,人生才倍加精彩,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是做了许多无用功,反而浪费了时间。

我出生在万安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长到13岁,万安山有我童年的记忆。

万安山原来也不叫万安山,它其实就是小时候我们村里人说的“东山”——它坐落在我们村的东边,站在村口一眼就能看得到,山头上清晰地看到一个圆圈,像是人头上戴着的花环,大人们说那是石头砌起来的山寨。

东山还有一个名字叫潘沟山——离山更近还有一个村子叫潘沟村。

老家山张村人大多姓张。

老家的地貌用四个字形容叫“沟沟坎坎”,除了晒谷场,我印象中几乎没有一块地是平的。

祖辈们喜欢把家建在山坳里,据大人说战时避难,山



万安山下我的家

□ 张炳辉

坳里容易藏身。

山坳里最典型的住宅是窑洞,不管院子有多大,房子有多少,家通常都背靠山坡;山坡是黄土,挖进去就是一个山洞,用砖拱个弧形的顶,装个窗户装个门,放张桌子放张床就是一个家——我上小学前的大部分时间就住在窑洞里。

跟城里普通砖结构的房子相比,窑洞有它居住上的优势——保温性能好,冬暖夏凉。

老家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普通的房子到了冬天很冷,屋里水缸里的水最冷的时候上边会结一层冰,窑洞里的不会;盛夏季节,艳阳高照,外边气温35度,知了的鸣叫声此起彼伏,窑洞里却可以盖了被子睡觉。

窑洞的缺点当然也有,光线不好是一个,另外,把家安在山坳的窑洞里,交通运输是一个问题。

我外婆家住在万安山的另一边,和我们分属两个县,就是网上说的伊川县。

每年农历大年初二去外婆家走亲戚是我儿时最开心的事情之一,新衣服,新帽子,我们家的男孩子们通常是一身蓝或是一身绿,帽子上别一个红红的五角星,上衣的领子上也通常会缝上两块红绒布做领章,这是逢年过节男孩子们的标配。

小时候没有交通工具,拖家带口出一趟门不容易。

头天晚上备好给外公外婆、舅舅阿姨的礼物——通常是篮子里装上一块两寸厚带皮的猪肉,一撮红薯粉条,两包糕点。

初二起个大早,穿好衣服吃好饭,收拾停当盼着出发。

记忆中,外婆家离我们很远很远,要翻山越岭走上老半天,累了,爸爸妈妈抱一会儿,背一会儿,走走歇歇,见到外婆的时候也差不多该吃中午饭了。

如果有板车,就可以把孩子们放在板车上,不用走路,铺上草席,褥子,盖上被子,还可以一边走,一边打牌,那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外婆家好,冬天去可以吃到花生,临走时塞满衣服裤子上所有的口袋;夏天去可以吃到西瓜,还可以去河里摸螃蟹——这些都是老家没有的,老家有山没有水也没有河。

上外婆家要翻过万安山——当然不是从山顶上过,只是孩子们淘气的时候会爬一爬,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我外婆家,还有村外那片茂密的柏树林和田野里石龟驮着的高大的墓碑,那里长眠着宋朝大诗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不单山顶景致好,万安山脚下也有无穷的乐趣,山脚下的路旁原来是一间小屋的,就是古人常说的驿站,过路的人累了可以在里边歇歇脚,喝口水。

万安山山顶公园一角



万安山下吸引我的还有一个就是那里的石头。万安山脚下的石头不一样,薄薄的,一片一片,轻轻一敲或是两手一掰就能断开,上边还可以画出字的那种;

还有路旁那些沙一样的不是土也不是石的碎末,在阳光的照耀下可以闪闪发光,如金箔一样煞是好看;

我每次从外婆家回来路过那里总是会捡上一些“宝贝”带回家。

也许是靠近山的缘故,老家自然条件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水,靠天吃饭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春天雨水来临之前忙播种,夏天暴雨来临之前忙收割,秋天地里掰玉米,切晒红薯片,绣谷穗,月亮高挂的晚上,在地里忙到半夜的不只是大人,孩子也有,风调雨顺是庄稼人年年的期盼。

在我离开老家之前,村民的吃水问题始终没能解决,大家集资挖过很多井,却都没有挖出水,饮用水靠的是两口山泉,离村里很远,我上小学的时候,跟班里的孩子一起去那里抬过水——一根棍子,一个水桶,两个人一前一后,为了防止不让桶里的水洒出来,通常在上边放上几片树叶,来回一趟差不多要花两节课的时间。

老家面貌的真正改善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地质勘探队在村北口探出了地下水源,一口井打下去,水咕咕地往上冒,村民家里通上了自来水。

后来有人来开发万安山,要把它打造成一个休闲,旅游,度假的好去处。

我上次回老家时,山上也通了自来水,大爷,大妈们在山上栽果树,挖掘机,推土机,修路机来来往往,进山的地方也竖起了大牌,“万安山山顶公园”。

时光流逝,山村在变,万安山也在变,只有老家院子里我小时候爬过的那棵红枣树还在一成不变顽强地每年结着果子,红红的果子向孩子们讲述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